

卷二十一

寅戊

書名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撰者 宋 朱熹 撰
 卷 卷二十一
 內容分類 史 編年 通紀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編號 B1333100

資治通鑑綱目第一

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凡百四十八年
 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秦簡公十二年。晉烈公止十七年。齊康公貸二年。楚

聲王五年。燕閔公二十一年。魏文侯斯二十二年。趙烈王五年。韓景侯虔六年。皆始為侯。統舊國五

新大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司馬。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

大夫。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

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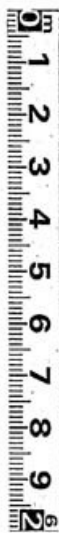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333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534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一

起庚申晉穆帝升平四年
盡甲申晉孝武帝太元九年 凡二十五年

四年 慕容暉建熙元年 春正月燕主儁卒太子

暉立 初燕主儁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未平景

治之主也臣何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

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

儁喜曰汝能為周公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汝善遇

將軍慕容興根受遺輔政乃二月燕以慕容恪為太宰
卒太子暉即位年十一 燕人以太原王恪為
專錄朝政太師慕容興根伏誅太宰專錄朝政上庸



王評為太傅。陽鶩為太保。慕輿根為太師。參輔朝政。根自恃勲舊。心不服恪。欲為亂。乃言於恪曰。主上幼幼。母后干政。俟畢山陵。殿下宜自取之。恪曰。公醉邪。何言之悖也。吾與公受遺詔云何。而遽有此議。根愧謝而退。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鄰觀變。而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根又言於可足。潭后及燕主暉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誅之。后將從之。暉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託以孤憂。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為亂也。乃止。根又思戀舊土。謀欲還東。恪乃密奏根罪狀。誅根。并其黨與。時新遭大喪。誅夷狼籍。內外恟懼。恪舉止如常。人見其有憂色。每出入。一人步從。或說以宜自嚴備。恪曰。人情方懼。當安重以鎮之。奈何復自驚擾。恪雖綜大任。而朝廷之禮。兢兢嚴重。每事必與司徒評議之。虚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踰位。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叙。時人以為大愧。莫敢犯者。或有小過。自相責曰。爾復

欲望宰公遷官邪。朝廷初聞雋卒。皆以為為三月。燕遣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

慕容垂守蠡臺 燕所徵郡國兵去冬集鄴。欲遣伐燕朝多難。互相驚動。擅自散歸。自鄴以南。道路斷塞。太宰恪以吳王垂為征南將軍。鎮蠡臺。孫希傳。顏帥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

匈奴劉衛辰降秦 劉衛辰遣使降秦。請田內地。春來秋返。秦王堅許之。夏雲中護軍賈雍帥騎襲之。大獲而還。堅怒曰。朕方以恩信懷戎狄。而汝貪小利。以敗之。何也。黜雍。以白衣鎮職。遣使還其所。獲慰撫之。衛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

秋八月朔 日食既。○桓溫以謝安為征西司馬。安少有名。前後徵

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

何安每遊東山常以妓女自隨會稽王昱聞之曰安石
既與人同樂必不得與同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妻劉惔
之妹也見家門貴盛而安獨靜退謂丈夫不如也安
掩鼻曰恐不免耳及弟萬廢黜安始有仕進之志時已
年四十餘桓温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温深禮重之
冬十月烏桓獨孤部鮮卑
沒奔干降秦王堅處之塞內陽平公融諫曰戎狄人
面獸心不知仁義其稽顙內附實貪地利非懷德也
敢犯邊實憚兵威非感恩也今與民雜居彼窺郡縣虛
實必為邊患不如燕李續卒射燕主暉不許恪屢以
徙之塞外堅從之
為請暉曰萬機之事皆委之叔父伯陽一
人暉請獨裁之出為章武太守以憂卒
五年
甘露三年建熙二年
春正月劉衛辰叛秦

降代○燕河內太守呂護遣使來降燕人圍之

呂護遣使來降拜冀州刺史欲引晉兵以襲鄴燕太宰
恪將兵討之護嬰城自守將軍傅頴請急攻之恪曰老
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猝攻然內無蓄積外無救
援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兵養士離間其黨於我不
勞而賊勢日蹙不過十旬取之必矣何為多
殺士卒以求旦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夏四月涼

宋混卒混疾甚張玄親及其祖母馬氏往省之曰將
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其懦緩機事不稱耳殿下策勵而
使之可也混戒澄曰吾受國大恩當以死報無特勢位
以驕人又見朝臣皆戒之以忠貞及卒行五月帝崩
路為之揮涕玄靜以澄為領軍將軍輔政

琅邪王丕即位帝崩無嗣皇太后今日琅邪王丕中
與正統義望情地莫與為此其以王

奉大統於是百官備法駕迎入即位秋七月葬永平陵○燕拔野王

呂護奔滎陽○九月立皇后王氏后蒙之女也尊何

皇后為穆皇后○涼張邕殺宋澄冬十月張天

錫誅之詔以張玄靚為涼州刺史西平公張邕既殺

宋澄與玄靚叔父天錫同輔政驕淫專權多所刑殺天

錫殺之盡滅其族玄靚以天錫為大將軍輔政始奉升

平年號故秦滅張平○秦舉四科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

有是命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

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

無才能者皆棄不用當是之時內外之官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盜賊屏息呂護復奔燕

秦皇帝隆和元年甘露四年建熙三年春正月減田租畝

收二升○二月以庾希為徐兗刺史袁真監豫

司等州軍事希鎮下邳真鎮汝南尊母貴人周氏為皇太

妃○燕呂護攻洛陽桓溫遣兵救之秋七月燕

師引還呂護攻洛陽守將陳祐告急桓溫遣庾希竟陵太守鄧遐帥舟師三千人助祐守之因上

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一切徙以

實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著作郎孫綽上疏曰昔中

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

耳喪亂已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流

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

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溫今此舉誠為遠

圖而百姓震駭。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趨死之憂。促哉。臣愚以為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掃平涼。許清壹。河南。運漕之路。既通。開壑之積。已豐。豺狼遠。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遷徙耳。奈何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緝少慕高尚。嘗著述。初賦。以見志。溫見。緝表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邪。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溫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詔從其計。溫果。不行。溫又議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溫乃止。七。秦王堅臨太學。秦王堅親臨太。月護退。希等亦還。秦王堅親臨太。義與博士講論。自。冬十二月朔。日食。○庾希退屯。是每月一至焉。

山陽。袁真退屯壽陽。

興寧元年

建熙四年

春三月。皇太妃周氏薨。

太妃薨于琅邪第。帝就第治喪。詔會稽王昱總內外衆。務。帝欲為太妃服三年。侯射江彬啓於禮。應服總麻。帝猶欲服菴。彪曰。厭屈私情。夏五月。加桓溫大司馬。所以上嚴祖考。乃服總麻。

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溫以王坦之為長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郝超

為參軍。王珣為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高邁。罕曰。髻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溫氣慤。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自謂不能測。傾身待之。超亦深自結。納珣。珣之孫也。與謝玄皆為溫掾。溫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執節。王掾當作黑頭。秋八月。有星孛于公。皆未易才也。玄安兄弈之子也。

角亢。涼張天錫。弑其君玄靚而自立。

張玄靚。庶母郭。

氏以張天錫與政。與大臣謀誅之。事泄。天錫皆殺之。遂
弒玄觀。自稱涼州牧。西平公。時年十八。遣司馬奉章請
命。汝南太守朱斌襲燕許昌克之。

二年 甘露六年 建熙五年 春二月。燕慕容評

略地河南。○三月。大閱戶口。令所在土斷。

制 帝寢疾。皇太后臨朝攝政。帝信方士言。斷穀餌

菽。諫不聽。尋以藥發。不能親萬機。太后復攝政。夏四月。燕陷許昌。汝南陳

郡太守宋輔退保彭城。大司馬溫遣袁真等禦之。溫

舟師屯合肥。燕人遂拔許昌。汝南陳郡太守朱斌奔壽春。陳郡

南陳郡遣將軍慕容塵屯許昌。五月。以王述為尚書

令。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於不受。及為尚書令。

但克讓自羨事耳。述曰。既謂堪之。加大司馬溫揚州

牧。時召溫入參。六月。秦以張天錫為西平公。○秋

七月。大司馬溫城赭圻。詔復徵溫入朝。溫至赭圻。

固辭內錄。遙。秦符騰謀反。伏誅。秦汝南公騰。秦王生

領揚州牧。生弟猶有五人。王猛曰。不。燕徙其宗廟。自宮於鄴。○

去五公。終必為患。堅不從。燕徙其宗廟。自宮於鄴。○

燕陷河南諸城。太守格將取洛陽。先遣人招納士民。

孫興軍成臯。初。沈充之子勳。以其父死於連亂。志欲立

陳祐守之。兵不過二千。動自表求配祐效力。詔補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屢以少擊衆。摧破燕軍。而洛陽糧盡。援絕。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為名。留動以五百人守之。動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悅希引兵略河南諸城。盡取之。秦平陽公融等降。爵為侯。秦王堅命

三年建元元年春正月。皇后王氏崩。劉衛建元六年其入者。自今國官皆委之銓衡。非命士不得乘馬。工商卑諫不得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於是五公降爵為侯。三卿并餘官。皆聽自采擇。獨為置郎中令。富商趙振等車服僭侈。諸公競引以為卿。堅乃詔有司推檢。辟召非其人者。自今國官皆委之銓衡。非命士不得乘馬。工商卑諫不得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於是五公降爵為侯。

辰復叛代。代王什翼捷擊走之。代王什翼捷性寬厚。郎中令許謙盜偷二匹。知而匿之。謂左長史燕鳳曰。吾不忍視謙之面。卿慎勿泄。若謙慙而自殺。是吾以財殺士也。嘗討西部

叛者流矢中目。既而獲射者。羣臣欲割之。大司馬什翼捷曰。彼各為其主鬪耳。何罪。遂釋之。

溫移鎮姑孰。以弟豁監荆揚等州軍事。○三月。

帝崩。琅邪王奕即位。帝崩無嗣。皇太后詔以奕承大統。燕陷洛

陽。將軍沈勁死之。燕太宰恪及吳王垂共攻洛陽。恪謂諸將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

陽城高而兵弱。勿畏也。乃攻克之。執沈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將軍慕容廆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

人用。遂殺之。恪略地至靖澗。關中大震。秦王堅自將屯陝城。以備之。燕以慕容鎮金墉。吳王垂鎮魯陽。恪還

鄴。謂僚屬曰。吾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間蔚。今定洛陽。使沈勁為戮。雖皆非本情。實有愧於四海。朝廷嘉勁之忠。

贈東陽太守司馬公曰。沈勁能為子矣。○恪為將不事凶逆之族。為忠義之門。可謂能為子矣。○恪為將不事

威嚴專用恩信撫士卒務綜大要不為苛令使人人得便安平時營中寬縱似若可犯然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故未

事四朝年者望重自太宰降以下皆拜之而驚謙恭謹厚過於少時戒東子孫雖朱紫羅列無敢違犯其法度者六月益州刺史周撫卒撫在益州三十餘年甚有威惠詔以其子楚代之

秋七月徙會稽王昱為琅邪王昱固讓卒自立稱會稽王

皇后庾氏后水之女也匈奴曹叡劉衛辰叛秦秦擊

降之○冬十一月梁州刺史司馬勲反圍成都

大司馬溫遣江夏相朱序救之勲為政暴酷治中別駕言誣作意即

於坐斬之常有據蜀之志憚周撫不敢發及撫卒遂舉兵反自號成都王引兵入劔閣圍成都溫表序為征討都護以以王彪之為僕射

帝亦太和元年建元二年建熙七年夏五月皇后庾氏崩

○朱序及益州刺史周楚擊司馬勲斬之○代

王什翼犍遣使入貢于秦○秋七月葬孝皇后

○秦寇荊州掠萬餘戶而還○冬十月以會稽

王昱為丞相錄尚書事加殊禮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燕

寇兗州陷魯高平數郡○南陽督護趙儉以完



城叛燕遣趙盤戍之

二年

建元三年

春二月燕太宰慕容恪卒

燕王暉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吳王垂文武兼資管蕭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窟之計言終而卒
匈奴遣使如燕秦王堅聞慕容恪卒陰有圖燕之計命轂發使
知燕以西戎主簿郭辯為之副燕司空皇甫真兄驥及從子奮覆皆仕秦辯至燕謂真曰僕本秦人家為秦所諄故寄命曹主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竝相知有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晡請窮治之太傅評不許辯還為堅言燕政無綱可圖鑿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衆豈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轂尋卒謀分其部落為二使其二子分統之號東西曹
桓豁攻宛

拔之獲趙盤○秋九月以郝愔都督徐兗等州

軍事○冬十月秦苻柳雙度武舉兵反秦遣兵

討之秦晉公柳趙公雙與魏公度燕公武謀作亂堅聞之徵詣長安柳據蒲坂雙據上邽度據陝城

武據安定反堅遣使諭以罷兵代王什翼捷擊匈奴

劉衛辰走之什翼捷擊衛辰河冰未合命以葦絕約

上冰草相結有如浮梁兵乘以度衛辰不意兵猝至遂西走什翼捷收其部落什六七而還衛辰奔秦秦送還

朔方遣兵戍之

三年

建元四年

春二月燕以慕容冲為大司

馬初太宰恪有疾以燕主暉幼弱政不在己太傅評
多猜忌謂暉先樂安王臧曰今南有遺晉西有彊
秦常蓄進取之志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我
死之後以親疎言之當在汝及冲汝曹雖才識明敏然
年少未堪多難吳王天資英傑智略超世汝曹若推以
授之必能混壹四海况外寇乎慎無冒利而忘害又以
語評及恪卒秦符廩以陝城降燕秦魏公廩以陝
評不能用秦符廩以陝城降燕秦魏公廩以陝
秦人大懼燕范陽王德以為符氏骨肉乖離投誠請接
是天以秦賜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是以
觀矣宜命皇甫真引并冀之眾徑趨蒲坂吳王垂引許
洛之兵馳解度圍太傅總京師虎旅為二軍後繼傳徽
三輔示以禍福彼必望風響應太傅評曰秦大國也今
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吾等智略又非
太宰之比閉關保境足矣度遺垂及真牋曰符堅王猛
皆人傑也謀為燕惠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異日有南

東之悔矣垂謂真曰主上富於春秋太傅識度豈能敵堅猛乎三月朔日食○秋七

月秦討符雙武柳皆斬之○冬燕罷陰戶燕王公貴

感多占民為陰戶國之戶口少於私家倉庫空竭用度
不足悅縮請罷陰戶盡還郡縣燕主暉從之使縮專治
其事糾捕姦伏無敢蔽匿十二月秦拔陝城斬符廩
出戶一十餘萬舉朝恚怒十二月秦拔陝城斬符廩
王猛等拔陝城獲魏公廩送長安秦王堅問之對曰臣
本無反心但以兄弟屢謀逆亂臣懼并死故耳堅泣曰
汝素長者固知非汝心也且高祖不可以無後乃賜廩
死原其七子以長子襲魏公餘子嗣諸弟之無後者

加大司馬溫殊禮位在諸王上以仇池公楊世為秦

州刺史世亦稱臣於秦秦以為南秦州刺史

四年建元五年夏四月大司馬溫帥師伐燕

秦人救之秋九月溫及燕人戰于枋頭不利而

還袁真以壽春叛降于燕桓溫請與徐兗刺史郗

刺史袁真等伐燕初情在北府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

可用深不欲情居之惜遺溫賤欲共獎王室請督所部

將帥才加以老病乞閑地自養勸溫并領已所統溫大

喜即以情為會稽內史而自領徐兗夏帥步騎五萬發

姑孰將自兗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河淺漕運難通溫不

從六月至金鄉天旱水絕使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

里引汝會于清引舟自清入河船艦數百里超曰清水

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必絕因敵為實復無所

得此危道也不若舉衆趨鄴彼必望風逃潰北歸建陽

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則莫

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侯實儲充備來夏乃進捨此二

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以日月

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澁滯北土早寒三軍衰竭者少恐

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不從遣攻胡陸拔之燕

建元五年

夏四月

大司馬溫帥師伐燕

秦人救之

秋九月

溫及燕人戰于枋頭不利而

還袁真

以壽春叛

降于燕

桓溫請與徐兗

刺史郗

超

刺史袁真等

伐燕

初情在北府

溫常云京口

酒可飲

兵

可用深不欲

情居之

惜遺溫賤

欲共獎王室

請督所部

將帥才加以

老病乞閑地

自養勸溫

并領已所統

溫大

喜即以情為

會稽內史而

自領徐兗

夏帥步騎

五萬發

姑孰將自

兗州伐燕

郗超曰道遠

河淺漕運

難通溫不

從六月至

金鄉天旱

水絕使將軍

毛虎生鑿鉅

野三百

里引汝會

于清引舟自

清入河

船艦數百里

超曰清水

入河難以

通運若寇不

戰運道必絕

因敵為實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舉衆趨鄴彼必望風逃潰北歸建陽

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眾，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道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也。初，溫使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得道不克。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屯石門，李邳帥兵斷溫糧道。德使慕容宙帥騎一千為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為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擊之，晉兵死者甚眾。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溫初退，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為後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疾趨，俟其氣衰，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乃急追之。及於襄邑，德先帥勁騎伏於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

斬首三萬級。秦荀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溫收散卒，屯于山陽，深耻喪敗，乃歸罪袁真，奏免為庶人。真不伏，表溫罪狀，朝廷不報。燕遣郝晷、梁琛如秦，秦燕既結好，琛相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晷東方之事。晷知燕將亡，陰欲自託，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方敗於萬年，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廷，然後敢見。今秦主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尚書郎辛劭謂琛曰：「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禮，何為不可乎？琛曰：「桓溫聞我王略，燕危秦孤，是以秦主恤患結好，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慢使臣，是早燕也。豈脩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瓜裂，天光分曜，安得以是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之所為哉？客使單行，誠勢屈於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堅

乃為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之。環從兄奔為秦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環於奔舍。環曰。昔諸葛瑾為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今使之即安私室。所不敢也。奔數問環。環曰。兄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國美。恐非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堅使太子延環相見。秦人欲使環拜。先諷之曰。隣國之君。猶其君也。隣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環曰。天子之子尚不敵臣其父之臣。况它國之臣乎。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為煩耳。乃不果拜。冬十一月。燕慕容垂出奔。王猛勸堅留環。堅不許。

秦秦以為冠軍將軍

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將士

功賞皆抑而不行。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與評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以告曰。先發制人。但於國吾不忍為也。寧避之於外耳。世子令曰。主上聞弱。

委任太傅。一旦禍發。疾於駭機。今欲保族全身。不失大義。莫若逃之龍城。遜辭謝罪。以待主上之察。感寤得還。幸之大者。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之險。以自保。亦其次也。垂曰。善。十一月。請攻于大陸。因微服將趨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為垂所愛。逃還告狀。燕主暉遣精騎追之。垂散騎滅迹。得免。世子令請於數騎襲鄴。垂曰。不可。乃與段夫人及令寶農隆楷建及郎中令高弼俱奔秦。初。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伏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為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堅復愛令及楷之才。皆厚禮之。王猛曰。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猶不棄言。况萬乘乎。乃以垂為冠軍將軍。梁環歸言於夫

評曰。秦人日閱軍旅。聚糧陝東。和必不久。今吳王又往。宜為之備。評曰。秦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聞王猛曰。名不虛得。既又以告燕主暉。皆不然之。唯皇甫秦遣使。真深以為憂。上疏請選將益兵。以防未然。不聽。秦遣使。如燕。越言誕而視速。乃觀聚也。宜耀兵以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為所輕矣。評不從。秦遂謝病歸。時太后侵擾國政。評貪昧無厭。貨賂上流。官非才舉。羣下怨憤。尚書左丞申紹上疏。以為宜精擇守宰。併官省職。存恤兵家。使公私兩遂。節抑浮靡。變惜用度。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如此則溫猛可臬。二方可取。秦遣王猛等伐燕。十豈特保境安民而已。疏奏不省。秦遣王猛等伐燕。十

二月取洛陽

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猛及將軍梁大司馬溫。成。鄧。堯。帥步騎三萬伐之。攻洛陽。洛陽降。

徙鎮廣陵

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秘

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開君門戶事。其子遵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於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

五年

建元六年。建熙十一年。

春正月慕容

令自秦奔燕

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為鄉導。將行。遣慕容垂。飲酒。慕容謂

曰。今當速別。卿何以贈我。使我親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使詐為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

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秦主心亦難知。關東朝比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今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奔燕軍。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賈為追騎所獲，秦王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賈，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然燕之將亡，非今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疑為反間，徒之沙城。司馬公曰：敵國材臣來為已用，進取之良實也。慕容垂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歸秦，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未為過矣。猛何汲汲於殺垂，至乃為市井鬻賣之行，有如嫉其寵而讒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為哉？燕

慕容臧將兵拒秦師。秦王猛擊走之。燕樂安王臧自新樂進屯

榮陽。猛遣梁成、鄧羌擊走之。留羌鎮金墉，以桓寅代羌戍陝城。而還。秦王堅以猛為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

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賞，若克珍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斲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二月，袁真死。子瑾代領其**

衆。燕、秦皆遣兵助之。夏四月，大司馬溫遣兵擊

破之。○五月，慕容令襲燕龍城，不克而死。令自

不能免。密謀起兵。沙城中適戍士數千人，皆厚撫之。臨以東襲威德城，據之。諸戍皆應，將襲龍城。弟麟以告。令

出走。遂為**六月，秦王猛督諸軍復伐燕。**秦王堅

其下所殺**六月，秦王猛督諸軍復伐燕。**送猛於

灑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身

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為後慮也。猛曰：臣杖威靈，奉成筭，盪平殘胡，如風掃葉，不煩鑿與親犯塵霧，但速敕

所司部置鮮卑秋七月朔日食○八月秦克壺關

王猛攻壺關燕主暉命太傅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

拒之畏猛不敢進猛克壺關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

人大震中胤歎曰燕必亡矣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

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

大司馬溫敗秦瑾于壽春遂圍之○九月秦王

猛入晉陽冬十月及燕慕容評戰于潞川敗之

遂圍鄴秦揚安攻晉陽久未下猛引兵助攻為地道

關納秦兵遂入晉陽評屯潞川猛進兵與相持遣將軍

徐成覘燕軍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將斬之鄧羗固請

曰成羗郡將也願與效戰以贖罪猛弗許羗怒還營嚴

鼓勒兵將攻猛猛赦之羗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

軍耳將軍於郡將尚爾况國家乎評為人貪鄙鄧固山

泉驚樵及水積錢帛如丘陵士卒怨憤莫有鬪志猛聞

之笑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眾不足畏况數十萬

秋七月朔日食○八月秦克壺關

王猛攻壺關燕主暉命太傅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

拒之畏猛不敢進猛克壺關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

人大震中胤歎曰燕必亡矣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

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

大司馬溫敗秦瑾于壽春遂圍之○九月秦王

猛入晉陽冬十月及燕慕容評戰于潞川敗之

遂圍鄴秦揚安攻晉陽久未下猛引兵助攻為地道

關納秦兵遂入晉陽評屯潞川猛進兵與相持遣將軍

徐成覘燕軍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將斬之鄧羗固請

曰成羗郡將也願與效戰以贖罪猛弗許羗怒還營嚴

鼓勒兵將攻猛猛赦之羗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

軍耳將軍於郡將尚爾况國家乎評為人貪鄙鄧固山

泉驚樵及水積錢帛如丘陵士卒怨憤莫有鬪志猛聞

之笑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眾不足畏况數十萬

得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萬餘。評軍騎走還鄴。崔鴻曰：鄧羌請郡將以撓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求司馬，選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有，若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猛之謂矣。○秦兵長驅圍鄴，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秦王堅詔猛曰：朕令親帥六軍，星言雷赴，將軍其休養。十一月，秦王堅入鄴，執燕將士，以俟朕至。然後取之。

主暉以王猛為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

堅留李威輔太子。自帥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安陽。宴祖父時故老。燕主暉與慕容評等奔龍城。堅入鄴宮。慕容垂見燕公卿及故僚吏，有愠色。高弼密言曰：今雖家國傾覆，安知其不為興運之始邪。宜恢江海之量，慰

結其心。以立覆篲之基。成九仞之功。柰何以一怒捐之。垂悅從之。暉既出城，衛士皆散。惟將軍孟高扶持極其勤瘁。所在遇盜，轉鬪而前。與將軍艾朗俱死於賊。暉失馬步走。堅使將軍郭慶追之。及於高陽，執以詣堅。堅詰其不降之狀，對曰：孤死首丘，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官師文武出降。暉稱高朗之忠於堅，堅命厚加斂葬，拜其子為郎中。評奔高句麗。高句麗執送於秦。凡得郡百五十七，戶二百四十六萬，口九百九十萬。以燕官人珍寶分賜將士。評之敗也，暉疑梁琛知秦謀，收繫獄。至是，堅召釋之。謂曰：卿不能見幾而作反，為身禍，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為臣莫如忠，為子莫如孝。是以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臣雖知之，尚不忍為。况非所及邪。堅聞悅，縮之。忠恨不及見，拜其子為郎中。堅以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冀州牧鎮鄴。悉以

評第中之物賜之守令有闕令以便宜補授將士封賞各有差州縣守長皆因其舊以燕中紹與韋儒俱為編衣使者循行關東勸省風俗勸課農桑振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之

二月秦遷故燕主噲及鮮卑四萬戶於長安秦

堅遷慕容暉及其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猛表留梁琛為主簿它日與僚屬宴語及燕使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專美本朝郝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為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秦封暉為新興侯以評為給事中皇甫真為奉車都尉燕故太史黃弘歎曰燕必中與其在兵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初燕以宜都王桓將兵為評後繼聞敗走和龍攻遼東時遼東已降秦秦追桓擊而殺之其子鳳年十一陰有復讎之志鮮卑丁零有無幹者皆傾身與之交權翼謂曰兒方以才望自顯

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勸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於堅曰鳳忱慨有才器但狼子野心恐終不為人用耳

六年秦建元七年春正月大司馬溫

拔壽春獲袁瑾斬之袁瑾求救於秦秦遣將軍王鑿張蚝帥步騎二萬救之溫

遣桓伊等擊蓋蚝於石橋大破之秦徙關東豪傑及雜

夷十五萬戶于關中○涼州張天錫稱藩于秦

秦王堅命王猛為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稱藩劉石者惟審於疆弱也今秦之威旁振無外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天錫大懼吐谷渾入遣使稱藩堅拜天錫涼州刺史西平公



貢于秦

吐谷渾王辟奚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百斤

斷三第專恣國人患之長史鍾惡地與司馬乞宿雲收

殺之辟奚由是發病恍惚命世子視連曰吾禍及同生

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汝自治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

已遂以憂卒視連立不飲酒遊政者七年軍國之事委

之將佐惡地諫以為人主當自娛樂建威布德視連泣

曰孤自先世以來以仁孝忠恕相承先王念交愛之不

終悲憤而亡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遊

娛豈所安也威德之建當付之將來耳

代世子寔

卒初代將長孫斤謀弒代王什翼捷寔格之傷脇至

是卒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干之女有遺腹子什翼

捷名之秦伐仇池克之執楊纂以歸○秦以鄧

羌為鎮軍將軍王猛以潞川之功請以羌為司隸

秦王堅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牧皇

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

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凶

奴南蕩揚越羌之任也司隸何足

以嬰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

冬十月秦王堅如

鄴秦王堅至鄴獵于西山旬餘忘返伶人王洛叩馬

諫曰陛下羣生所繫今久獵不歸一旦患生不虞

柰太后天下何堅為之罷獵還宮王猛因進言曰畋獵

誠非急務洛之言不可忘也堅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

右自是

不復獵

十一月大司馬溫入朝廢帝為東海王

迎會稽王昱入即位溫恃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

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臨芳

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術士杜昺能知人貴賤溫問之昺

曰明公勳格宇宙位極人臣溫不悅溫欲先立功河朔

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

謂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

宿中夜謂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溫遂與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床第易師。乃揚言帝早有痲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二美也。生三男。將移皇基。人莫能審其虛實。溫乃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而立會稽王昱。并作令草呈之。太后曰。我本自疑此。便索筆益之曰。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溫集百官於朝堂。百官震慄。溫亦色動。不知所為。尚書僕射王彪之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彪之朝服當階。神彩毅然。於是宣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帝乘犢車出神虎門。侍御史將兵衛送東海。溫帥百官迎昱。即帝位。溫有足疾。詔乘輿入殿。溫撰辭欲陳述廢立本意。帝引見。便泣下數十行。溫兢懼。竟不能一言而出。太宰武陵王晞好習武事。溫忌之。表免其官。尊褚太后曰崇德太后。逼新蔡王晃。自列與晞及殷浩之子消。及庾蘊弟倩柔等謀反。收付廷尉。又殺東海王。三子及其母。有司承溫旨。請誅晞。詔曰。悲惋惶惶。非

所忍聞。溫固請。帝手詔曰。若昔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乃奏廢晞。徙新安。免晃為庶人。消倩柔皆族誅。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溫遂還姑孰。秦王堅聞溫廢立。謂羣臣曰。溫前敗灞上。復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溫之謂矣。十二月降封

東海王為海西縣公

大司馬溫奏廢放之人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

故事。太后詔封海西縣公。溫威震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先是。熒惑守太微。端門。踰月而海西廢。至是。又逆行入太微。帝甚惡之。謂中書侍郎郝超曰。命之儲。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

以道匡衛。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疑塵滿席。嗟也。雖神識恬謔。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趙以温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趙。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邪。

大元簡文帝咸安二年建元八年春二月。秦以

慕容評為范陽太守。慕容垂言於秦王堅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孽也。不宜復

行聖朝。願為燕戮之。堅乃出之。范陽司馬公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為人除害故也。秦王堅不以評為誅首。又從而寵秩之。是愛一人而不愛一國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於人而人莫之恩。盡誠於人而人莫之誠。卒於功名不遂。三月。秦命關東禮送經。容身無所。由不得其道故也。

藝之士。秦王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夏四月。遷海西公於吳縣。○六月。

秦以王猛為丞相。符融為冀州牧。○秋七月。帝

崩。太子昌明即位。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温入輔。一日。夜發四詔。温辭不至。詔立皇子

昌明為皇太子。生十年矣。道子為琅邪王。領督。稽國以

奉帝母鄭太妃之祀。遺詔温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

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持詔入

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

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改詔曰。家國事

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羣臣曰。當須大司馬處分。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朝議乃定。太子即位。太后發命温居

攝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命。事遂不行。溫雖簡文臨終。禪位不爾。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疑王坦之謝安所為。心銜之。八月。秦加王猛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至長安。復加都督

四上。秦王堅不許。曰。朕方混壹四海。非卿誰可委者。卿之不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猛為相。堅端拱於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彊。戰無不克。秦國大治。堅敦太子宏。及長樂公不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年少。在冀州為政。好新奇。貴苛察。治中別駕申紹數規正。導以寬和。融雖敬之。未能盡從。後紹出為濟北太守。融屢以過失聞。數致譴讓。乃恨不用紹言。嘗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問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

秦清辯有膽智。可使也。使至長安。見猛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乃願有司舉劾。明公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釋。猛因歎曰。高子伯豈陽平公宜吏乎。言於秦王堅。堅召見。問以為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冬十月。葬高平陵。○三以為尚書郎。固請還州。許之。

吳大旱饑

建元元年春二月。大司

馬溫來朝。桓溫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

晉祚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

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都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都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疆。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秋七月。大司馬温卒。以

桓冲都督揚豫江州軍事

初温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

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安見其草。轉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温弟江州刺史冲。問安坦之所任。温曰。渠等不為汝所處分也。温以世子熙才弱。使冲領其衆。温卒。熙及弟濟謀殺冲。冲徙之長沙。稱温遺命。以少子女為嗣。時方五歲。襲封南郡公。冲既代温居任。盡忠王室。或勸誅除時望。冲不從。始温在鎮。死罪皆專決。冲以為生殺之重。當歸朝廷。須報後行。皇太后

臨朝攝政。以王彪之為尚書令。謝安為僕射。

謝安

以天子幼冲。欲請崇德太后臨朝。彪之曰。上年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已得專決。遂不從其言。彪之與共掌朝政。安每歎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諸王公無不立。冬。秦寇梁益。陷之。秦王堅使王統。朱彤。帥卒二萬出漢川。毛當。徐成。帥卒三

秦寇梁益。陷之。

萬出漢川。毛當。徐成。帥卒三

萬出劔門。以寇梁益。梁州刺史楊亮拒之。戰賊。彤遂拔漢中。徐成亦克劔門。楊安進攻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浩斌遣步騎送母妻趣江陵。彤邀而獲之。虓遂降。十一月。秦取二州。冲詐夜郎皆附之。秦以楊安鎮成都。毛當鎮漢中。虓甚也。虓江王統鎮仇池。堅欲以周虓為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遂不仕。每見堅或箕踞而坐。呼為氏賊。嘗值元會。儀衛甚盛。堅問之曰。晉朝元會

與此何如。虜獲袂厲聲曰。犬羊相聚。何敢比擬。天朝秦人以虜不遜。屢請殺之。堅待之彌厚。以王坦

之為中書令領丹陽尹。○彗星見。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經太

微掃東井。自四月見。及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尾箕

燕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

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氏布列朝廷。臣竊

憂之。宜剪其魁傑。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亦上疏

言之。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汝宜

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己。何

懼外患乎。其後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

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不獲。朱彤趙整固請誅

諸鮮卑。堅不聽。整官官也。博聞彊記。能屬文。好直言。面

諫。慕容垂夫人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輦遊于後庭。整歌

曰。不見雀來入鸞室。但見鴻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簾。

二年建元春二月。以王坦之都督徐兗等州軍

事。詔謝安總中書。安好聲律。暮功之。慘不廢絲竹。士

諫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安不能從。又嘗與王羲

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

手足胼胝。文王肝食。日不暇給。今四鄰多壘。宜思自效。

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

二世而亡。豈

濤言致患邪。

三年建元夏五月。徐兗都督藍田侯王坦之

卒。坦之臨終。與謝安桓沖書。惟以桓沖為徐州刺

史。謝安領揚州刺史。沖以安素有重望。以揚州讓之。

自求外出。桓氏族黨莫不苦諫。

癸巳



冲虞之秋七月秦丞相清河侯王猛卒猛寢疾秦王聖親為

祈郊廟社稷分遣侍臣備禱河嶽疾少瘳為之救殊死

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關

開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戒之命

竊獻遺款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古先

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遠

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

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

臣設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

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謂太

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

葬之如漢霍光

故事謚曰武

八月立皇后王氏后蒙之九月以徐

遼為中書舍人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

帝或宴集酣樂之後好為詩章文詞猥雜應時收錄還省刊削經帝重覽然後出之

冬十月朔

日食○秦置聽訟觀遣太子入學禁老莊圖識

之學秦王堅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

聽訟觀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

權可假武修文以稱武侯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

識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羣臣之子皆就學

受業尚書郎王佩護

識堅殺之識學遂絕

大元元年秦建元十二年春正月朔帝冠太

后歸政以謝安為中書監錄尚書事○秦遣侍

臣分巡郡縣秦王堅下詔曰往得丞相常謂帝王易

丞相或政教論替可遣侍
臣分巡郡縣問民疾苦
秋七月秦遣兵擊源州

八月敗其兵涼將掌據死之張天錫降

不親庶務黜世子大懷而立嬖妾之子大豫人情憤怨

秦王堅以天錫臣道未純遣將軍苟萇梁熙等將兵臨

西河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之若有違命即進師撲

討負殊至姑臧天錫會官屬謀之皆怒曰吾世事晉朝

忠節著於海內今一旦委身賊庭醜莫大焉且河西天

險若悉境內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遽知

其不捷也天錫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使謂

負殊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殊等辭氣不屈天錫怒射

殺之其毋嚴氏泣曰秦主橫制天下兵不衛行汝若降

之猶可延數年之命今既抗衡又殺其使者亡無日矣

天錫使將軍馬建帥眾二萬拒秦八月秦師濟河天錫

又遣掌據帥眾三萬軍于洪池苟萇使姚萇為前驅馬

建迎降據兵敗就帳免胄西刺稽首伏劍而死秦兵遂

至姑臧天錫面縛出降涼州郡縣悉下秦以梁熙為涼

州刺史鎮姑臧封天錫歸義侯初秦兵之出也先為天

錫築第於長安至則居之熙清儉愛民河右安之桓冲

聞秦攻涼州遣兵分道詔除度田收租之制初哀

撓秦以救涼不克而罷田租收二升至是除之王公

以下口稅米三斛蠲在役之身冬十一月朔日食○

秦遣兵擊代敗之十二月代是君弒其君什翼

犍秦討殺之遂分代為二部

唐公洛鄧羌朱彤等將兵擊之以衛辰為代所逼求

翼犍使南都大人劉庫仁將兵拒戰大敗什翼犍病不

能自將乃奔陰山之北聞秦兵稍退復還雲中初什翼

犍世子寔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諸子皆長

定庶長子寔君。遂殺諸弟。併執什翼捷。秦兵趨雲中。部
衆逃潰。國中大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誦。秦王堅召
代長史燕鳳。問代亂故。鳳具以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
乃執寔君。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
代王遺孫沖切。莫相統攝。庫仁勇而有智。衛辰狡猾多
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
有深讎。而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立之。是陛下有存
亡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孫永爲不侵不叛之臣。此安
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爲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
河以西屬衛辰。使統其衆。賀氏以珪依庫仁。庫仁招撫
離散。恩信甚著。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
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復祖業。汝曹
當謹遇之。慕容紹私謂其兄楷曰。秦恃其疆大。務勝不
休。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殫相望。兵疲民困。
危矣。

二年建元春。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遣使朝。

貢于秦。○秦以熊遼爲將。作長史。趙故將。作功曹。熊遼。屢爲秦王

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遼爲將。作長史。大修舟
艦。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慕容農私言於垂曰。自王
繼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類靡。今又重以奢侈。殃將至矣。
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

以朱序爲梁州刺史。鎮襄陽。○秋七月。以謝安

都督揚豫等州軍事。○冬十月。以桓沖都督江

荆等州軍事。謝玄監江北軍事。桓沖以秦人。遷居

江陵。徙鎮上明。使劉波守江陵。揚亮守江夏。初中。書郎
鄒超。自以其父惜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優待最薄。常



慎色形於詞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請起。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眾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眾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鎮廣陵。嘉。身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號為前鋒。戰無不捷。時散騎常侍王彪之卒。初。增修宮室。彪之曰。中興之初。即東府為宮。殊為儉陋。漢魏則為儉。比之初。過江則為侈矣。今寇敵方。豈可大興功役。營擾百姓邪。安曰。官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修室屋為能邪。安不能奪。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臨海太守郝超卒。初。超黨於桓氏。以父情忠於王。不令知之。及病其出一箱書。投門。

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悅害。寢食者。可呈此。不。計。情。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三年。建元四年春。二月。作新宮。○秦寇梁州。夏四月。

陷南陽。秦王堅遣長樂公丕。將軍苻萇。石越。慕容垂等。四道會攻襄陽。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不

以為虞。既而石越帥騎五千。浮度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丕督諸將攻中。

城。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西北隅。以為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邪城於其內。及秦兵至。西。

北隅果潰。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桓沖在上。明。操。衆七萬。憚秦兵不敢進。丕欲急攻襄陽。苻萇曰。吾。衆。

十倍於敵。輿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

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

求成功或不從之。慕容垂拔秋七月新宮成。○秦遣

兵分道寇盱眙彭城魏興彭超請攻沛郡太守戴

重將攻淮南為慕容劫之勢東西並進丹陽不足平也秦

王堅從之使俱難帥步騎七萬寇淮陽盱眙八月進攻

彭城詔右將軍毛虎生帥眾鎮姑孰以禦九月秦王

之秦以使韋鍾圓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

堅宴羣臣秦王堅與羣臣飲酒以極醉為限趙璧作

狄先知射喪殿邦祭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堅

大悅命整書之以為酒戒自是宴羣臣禮飲而已

十月大宛獻馬于秦不受大宛獻汗血馬于秦

為入用千里馬何為命秦豫州刺史苻重謀反赦

羣臣作止馬詩而反之

就第北海公重鎮洛陽謀反秦王堅曰長史日光忠

就第正必不與之同即命光收重濫車送長安赦之

四年建元十五年春二月秦陷襄陽執刺史朱序以歸

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眾十萬攻圍小

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下廷尉秦王堅遣使持節

卯巳



通鑑綱目卷三

九

刺史鎮襄陽。選其才望禮而用之。**秦陷彭城淮陰**謝玄帥眾萬餘救彭城軍于泗口欲

遣間使報戴遂而不可得。部曲將田泓請沒水潛行。玄遣之。為秦人所獲。厚賂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

告城中曰。南軍垂至。勉之。秦人殺之。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揚聲遣軍向留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

重。遂帥眾奔玄。超遂據彭城。留徐襲守之。三月。詔減省

用度。詔以疆場多虞。年穀不登。其供御所須。寧從儉

軍國事要。夏四月。秦陷魏興。太守吉挹死之。秦韋鍾

皆宜停省。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言

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際已

於後。言祖冲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挹五月。秦

隋時貽進圍三阿。謝玄連戰敗走之。秦俱難。彭超

史毛瑛之。遂圍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

江列戍。謝玄自廣陵救三阿。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

玄進攻之。又敗。退屯淮陰。玄遣何謙帥舟師乘潮而上。

夜焚淮橋。難超退屯淮北。玄謙共追之。戰于君川。復大

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玄還廣陵。加領徐州刺史。秦

王堅大怒。徵超下廷尉。超自殺。難劄爵為民。謝安為相。

秦人屢入寇。衆心危懼。安每鎮以和靜。其為政務舉。秦

原

五年建元春。秦復以符重為鎮北大將軍守劔

秦作教武堂秦作教武堂於渭城。命太學生明陰

陽兵法者教授諸將。朱世謙曰。陸下

四海之地什得其八。宜稍偃武修文。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鬪之術。殆非所以馴致升平也。且諸將百戰之餘。何患不習於兵。而更使受教於書生。非所以彊其志氣也。此無益於實而有損於名。堅乃止。夏四月。

秦幽州刺史符洛及符重舉兵反。秦遣兵擊之。

斬重擒洛赦之。秦行唐公洛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儀同二司。不得由是怨憤。秦王堅以洛為益州牧。洛謂官屬曰。孤不得入為將相。而又投之西裔。於諸君意何如。治中平規曰。主上窮兵黷武。民思息肩者十室而九。宜聲言受詔。盡幽州之兵南出常山。陽平公必郊迎。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衆以圖西土。天下可指麾而定也。洛從之。四月。帥衆七萬發和龍。堅遣將軍竇衝

呂光討之。北海公重悉薊城之衆與洛會屯中山。五月。與戰。敗之。擒洛送長安。重走還薊。光追斬之。幽州

悉平。堅赦洛不誅。徒西海郡。司馬公曰。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為治。況它人乎。秦王堅每得反者

轉宥之。使其臣紐於為逆。行險徼幸。雖力屈被擒。猶不憂死。亂何自而息哉。

將軍與桓沖並開府儀同三司。朝廷以秦兵之退。為謝安桓沖之功。

是命六月。秦以符融為中書監。都督諸軍。錄尚

書事。符丕為冀州牧。符暉為豫州牧。秦王堅以諸

分三原九峻。武都。汧。雍。氏。十五萬戶。使諸宗親領之。散居方鎮。如古諸侯。以其子長樂公丕鎮鄴。平原公暉鎮

洛陽。石越梁。譙。毛興。王騰等皆為諸州刺史。堅送丕至

爾上。丕所領氏三千戶。別其父兄。皆慟哭。趙整因侍宴

援瑟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讎。尾長翼

短不能飛。遠從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當語誰。堅笑而

三

納不秋九月皇后王氏崩冬十一月葬定皇后

六年建元十七年春正月立佛精舍於內殿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

內引諸沙門居之左丞王雅諫不從二月東夷西域六十二國朝貢于

秦○夏六月朔日食○冬十一月秦寇竟陵桓冲

擊破之遂拔管城獲其將閻振吳仲○江東大

饑

七年建元十八年春二月秦司農符陽侍郎王皮尚

書郎周虓謀反事覺徙邊秦東海公陽及王皮周虓謀反事覺收下廷尉

秦王堅問其反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臣為父復仇耳堅泣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皮曰臣父丞相有佐

命之勳而臣不免貧賤欲圖富貴耳堅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治田之資未嘗為卿求官知子莫若父

何其明也虓曰世荷晉恩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先是虓屢謀反左右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秉志如

此豈憚死乎殺之適足成其名耳皆赦不誅徙陽高昌皮虓朔方之北以皮兄求清修好學擢為幽州刺史

秦徙鄴銅駝馬飛廉翁仲于長安○秦以符融

為征南大將軍謀伐晉也夏五月秦幽州蝗蝗生廣袤千里

秦王堅遣使發民撲除之秋八月秦以裴元略為巴西梓潼太

守為伐晉故使密具舟師也九月秦遣將軍呂光將兵擊西域

秦王堅遣使發民撲除之秋八月秦以裴元略為巴西梓潼太守

車師繕善入朝于秦。請為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呂光為都督。兵十萬以伐西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臣竊惜之。不聽。

桓沖遣兵伐襄陽

桓沖遣將軍朱綽擊襄陽。焚燹冬。

十月。秦會羣臣于太極殿。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今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欲自將討之。何如。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為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為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

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衆

利害。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於是羣臣各言

內。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問之。對曰。今伐

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

之心。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

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

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羗羯。布滿畿甸。

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臣

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請為

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於是朝臣進諫者

衆。堅曰。以吾擊晉。猶疾風之掃秋葉。而內外皆言不可。何也。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耳。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不

秦滅六國。豈皆暴虐乎。冠軍慕容垂獨言於堅曰。陛下神武。威加海外。而蕞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晉武平兵所仗者。張杜二臣而已。若從衆言。豈有混一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堅

之為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諫曰：「垂、萇，我之仇讎，良家子皆富饒，子第不問軍機，何可聽也？」堅不聽。八月，遣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以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謂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寶衡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紹言於垂曰：「至，上驕矜已甚，故父建中與之業在此行也。」堅遂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九月，至項城。涼州兵始達咸陽，蜀漢兵皆順流而下。幽冀兵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謝石為征討大都督，謝玄為前鋒。都督與將軍謝琰、桓伊、胡彬等督眾八萬拒之。時而寂然，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碁，別墅安。慕容垂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陝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宜留以防西滿，沖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關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眾又寡，以琅邪王道子錄補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社矣。」

尚書六條事 ○冬十一月謝石謝玄等大破秦

兵于肥水殺其大將苻融秦王堅走還長安

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胡彬退保硤石，融進攻之。梁成等已于洛澗，柵淮以逼東兵。謝石、謝玄等憚不敵，進檄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無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眾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玄遣廣陵相劉牢之。



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或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
 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
 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
 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
 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
 逼肥水而陳。玄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
 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我兵得渡
 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過之
 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衝而殺
 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
 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
 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
 大敗。自相蹈籍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
 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
 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
 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皆來奔。獲堅所乘雲梯車及儀
 服。其民有進壺殮豚鬻者。堅賜之帛。辭曰。陛下厭苦安
 樂。自取危困。臣為陛下為臣父。安有子飼其父
 而求報乎。弟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
 天下乎。潛然流涕。是時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
 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此時不可失。願不以
 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彼以赤心投我。若之何。害
 之。天苟棄之。何患不止。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侯其
 擊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慕容德曰。此
 為報仇。非負宿心也。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置身無
 所。秦主以國土遇我。後復為王。猛所賣。秦主獨能明之。
 此恩何可忘也。若此。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
 耳。悉以兵授堅。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方與客圍碁。
 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
 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石等歸
 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宋廟始備金石之樂。堅

收集離散。比至洛陽。來十餘萬。慕容農謂垂曰。專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幾惡相去遠矣。垂善其言。行至澠池。言於堅曰。此鄙聞。王師不利。輕相煽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略過人。世承東夏。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颯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餘。籠豈可解縱。任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况萬乘乎。若天命有慶。與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垂疑之。自涼馬臺結草筏。以謝石為尚。以渡。堅至長安。哭陽平公融。而後入。

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以王國寶

為尚書郎。謝安婿王國寶。坦之子也。安惡其為人。每抑而不用。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為會稽

王道子妃。帝與道子皆嗜酒狎昵。國寶乃譖安於道子。使離間之。安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

稍疎之。初開酒禁。增民稅米口五石。○秦呂光攻

龜茲。呂光行越流沙。馬耆等諸國皆降。秦將軍乞伏

國仁叛據隴右。將軍從秦王堅入寇。叔父步類聞秦

師敗。率隴西叛之。秦使國仁討之。國仁遂與步類合。眾至十萬。據隴右。丁零翟斌起兵

攻洛陽。秦使慕容垂討之。垂與斌合。慕容

安陽修好於長樂公丕。丕身自迎之。趙秋勸垂於座取

丕。因據鄴起兵。垂不從。丕謀襲擊垂。侍郎姜讓諫曰。垂

反形未著。而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以上賓。嚴兵

衛之。密表情狀聽敕。而後圖之。丕從之。館垂於鄴西。垂

潛與燕故臣謀復燕祚。會丕零翟斌叛秦。謀攻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討之。石越言於丕曰。垂有恢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為虎傅翼也。不曰。垂在此常恐為肘腋之變。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乃以羸兵弊鎧給之。又遣符飛龍帥氏騎一千為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為三軍之帥。卿為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謁。丕弗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與此功不可忘也。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為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為人擒耳。垂留慕容農及楷。紹於鄴。行至安陽。聞丕與飛龍謀。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於符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夜襲飛龍氏兵。盡殺之。以書遺秦五。堅言其故。而慕容鳳等亦各帥部曲歸翟斌。會秦豫州牧平原公暉遣毛當討斌。鳳擊破斬之。垂遂濟河。焚橋有衆三萬。遣人告農等使起兵。農等遂以晦日將數十騎微服出鄴。奔列人。止於烏桓魯利家。利為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即貴人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至。必將有異。非為飲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唯郎是從。農乃詣烏桓張驥說之。驥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

死盡

九年 建元二十年 世祖慕容垂元年 後秦太祖

春正月慕容垂自稱燕王。大破秦兵。斬其將石

越。正月朔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有

勸翟斌奉垂為盟主。斌從之。垂至洛陽。平原公暉閉門拒之。斌勸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吾主也。當迎歸。反正

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東至滎陽。羣下固請上尊號。垂乃稱燕王。立統府。承制行事。封德為范陽王。楷為太原王。翟斌為河南王。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而農亦驅列人居民為卒。斬桑榆為兵。裂襜裳為旗。使趙秋說屠各及東夷。各帥部衆數千赴之。攻破館陶。收其軍資器械。取康臺。牧馬數千匹。於是步騎雲集。衆至數萬。推農為驍騎大將軍。監統諸將。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者。皆欲建功。規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農曰。今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為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越至列人。西農參軍趙謙請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蓋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

以必克。令戰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衆。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為也。向暮。農鼓譟出陳于城西。牙門劉本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越與毛當皆秦驍將。相繼敗沒。秦人騷動。盜賊羣起。垂至鄴。改元。服色朝儀皆如舊章。農引兵會垂。遂立世子寶為太子。封拜王公百餘人。丕使姜讓請讓垂。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赴京師。然後修復舊業。永為鄰好。若不以鄴城見歸。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踰勳舊。一旦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受分陝之任。寧可拱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為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為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上秦王

聖表請送不歸長安。遣將軍劉牢之伐秦拔蕪城。聖怒復書切責之。

桓沖伐秦拔魏興上庸新城。○二月荆江都督

豐城公桓沖卒。沖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而卒。謚曰宣穆。朝議欲以玄為荆

州刺史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盛又懼桓氏失職怨望乃以桓石民為荆州桓石虔為豫州桓伊為江州

王垂圍鄴。燕王垂攻鄴拔其外郭長樂公丕退守中城垂築長圍守之關東六州郡縣多降於

燕秦征東府官屬疑參軍高泰有貳心泰懼與同郡吳韶逃歸勃海韶曰燕軍近在肥鄉宜從之泰曰吾以避

禍耳去一君事一君吾所不為也。燕擊秦枋頭館陶取之。燕范陽秦枋頭取之東胡王曇據館陶為鄴中聲援夷夏不從

燕者亦尚衆燕王垂遣太原王楷與陳留王紹擊之楷

謂紹曰今大業始爾人心未洽唯宜緩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乃屯于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說王曇曇降於是

民夷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曇詣鄴垂大悅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

以繼先王矣。三月以謝安為太保。○燕慕容泓起兵

華陰慕容沖起兵平陽秦遣符叡擊泓敗死夏

四月叡司馬姚萇起兵北地自稱秦王。泓為秦北地長

史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還屯華陰其衆遂盛自稱雍州牧秦王堅謂權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

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爭將若泓何乃使廣平公懸鎮蒲坂徵鉅鹿公叡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以實衛

為長史姚萇為司馬以討泓平陽太守慕容沖亦起兵於平陽進攻蒲坂堅使竇衝討之泓聞秦兵且至懼帥

兵



衆將奔關東。敵麤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爲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麤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敵弗從。與戰果敗。見殺。萇遣其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馬牧。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麴演等。糾煽羌豪五萬餘家。推萇爲盟主。萇自稱秦王。遷屯北地。羌胡降者十餘萬。秦符定符紹以信都高城降燕。○

秦遣兵擊慕容沖破之。沖奔華陰。泓遂進逼長

安。秦竇衝擊沖破之。沖奔華陰。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秦王堅曰。吳王已定關東。可速備大駕送家兄皇帝

還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曰。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命暉以書招

論泓。沖及垂。暉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聽吾死問。便

是進向長安。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克之。梁州刺

史楊亮帥兵伐蜀。屯巴郡。○五月。秦洛州刺史

張五虎據豐陽來降。○六月。崇德太后褚氏崩

○秦王堅擊後秦。敗之。後秦王萇進屯北地。秦華陰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

之者十餘萬。秦王堅自帥步騎二萬以擊之。後秦兵屢敗。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水以困之。有渴死者。會

天大雨。後秦營中水三尺。營外寸餘而已。後秦軍復振。堅歎曰。天亦祐賊乎。燕諸將殺慕

容泓。立沖爲皇太弟。慕容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不如沖。且持法苛峻。乃殺

泓。立沖爲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後秦王萇遣其子嵩爲質於沖。以請和。燕將軍慕容

容

麟拔常山中山慕容冲大破秦兵遂據阿房城

秦平原公暉帥洛陽陝城之眾七萬歸于長安秦王堅聞冲去長安優近乃引兵歸道暉拒冲戰於鄠西冲大破之遂據阿房城

秋七月秦梓潼太守壘龍以涪城來

降○葬康獻皇后○燕殺丁零翟斌

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貳心太子寶請除之燕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為難罪由於斌今事未

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臨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藉彼有謀吾以智防

之無能為也斌果密與秦長樂公丕通謀事覺垂殺之秦呂光大破龜茲入

據其城龜茲王帛純竊急重賂稽胡以求救稽胡王引諸國兵七十餘萬以救之呂光與戰大破

之帛純出走光入其城城如長安市邑官室甚盛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遠方諸國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歸

附光立帛純弟八月燕王垂解鄴圍趨新城初燕震為龜茲王

以鄴城猶固會僚佐議之右司馬封衡請引漳水灌之從之垂行圍因飲於華林園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

雨垂幾不得出冠軍隆將騎衝之垂僅而得免至是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以飼馬垂曰符丕必無降理不如

開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乃解圍趨新城遣慕容農徇清河平原徵督租賦農明立約束均適有無

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遣都督謝玄率師伐秦取是穀帛屬路軍資豐給

河南太保安奏請乘符氏傾賊開拓中原以玄為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走玄進據之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

兖州刺史張崇崇棄鄆城奔燕牢之據鄆城河南城

史趙遷棄彭城走玄進據之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兖州刺史張崇崇棄鄆城奔燕牢之據鄆城河南城

皆來加太保安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假黃鉞○

慕容冲進逼長安○冬十月朔日食○謝玄遣

兵攻秦青州降之○燕慕容與文殺劉庫仁

符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屯繁峙燕慕容與文之子文在

庫仁所知三郡兵不樂遠征因作亂夜攻庫仁殺之

其駿馬奔燕庫仁加謝玄都督七州軍事秦長樂

弟頭眷代領部眾加謝玄都督七州軍事公丕進

退路窮謀於僚佐司馬楊膺請自歸於晉丕未許會謝

玄遣劉牢之等據瑯琊郭蒲據滑臺顏肱劉襲軍于河

北襲克黎陽丕懼乃遣參軍焦達致書於玄稱欲假途

求糧西赴國難遠與參軍姜護密告楊膺改書為表許

以王師之季當致身南歸且議丕若不從則逼縛與之

於是玄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朝廷以充青

司豫說平加玄都督徐兗

青司冀幽并州諸軍事後秦王苻萇攻新平

聞慕容冲攻長安會羣僚議進止皆曰宜先取長安建

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萇曰燕人因其眾思歸以起兵

若得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以待

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耳乃留長子興守北地自將

其眾攻新平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

耻之新平民望深以為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萇至太

守荀輔欲降郡人馮傑等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今

秦猶連城過百奈何遽為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但

恐久而無救郡人橫被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

是憑城固守後秦為土山地道輔亦於內為之或戰地

下或戰山上後秦之眾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萇

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

十二月秦殺其新興侯慕容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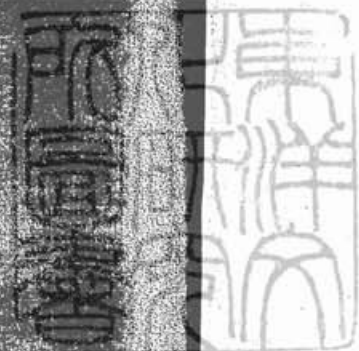
鮮早在長安城中者猶千餘人慕容

肅與慕容暉謀伏兵殺堅。事覺。堅召暉。肅曰。吾相待何如。而起此意。肅曰。家國事重。何論意氣。堅乃并解甲。無少長男女皆殺之。燕王垂幼子柔。與太子寶之子盛。乘間得出。奔慕容沖。燕王垂復國都。謝玄遣劉牢之救之。且饋之粟。○秦梁州刺史潘猛棄漢中走。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一







所
國
書

